

續資治通鑑

金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起端平丙申
禘兩午凡十一年

新刊
通鑑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四

甲辰

端平三年春正月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

明死之 二月蒙古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以萬錠為額 甲辰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

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

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

求去 以陳諱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

使薛兼知建康府高之兼知廬州趙范在襄陽以北
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心腹朝夕酣
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
交爭范失于撫馭於是三月旻伯淵樊襄陽城郭倉
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
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
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
因勢劫掠襄陽爲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
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
舊職任 夏四月魏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

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
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廷之詔未
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
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時師
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
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仇有大志
精于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
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
爲條具治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
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雙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逮

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
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
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所不能燭德有所未孚上無
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緩輯
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
病之在身 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 初蒙古唯事
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
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
隸州縣時群臣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
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

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
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
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
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
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
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有朝
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
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
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
半中田二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

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末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葵無知楊州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秋七月丁卯陳卓罷以鄭性之叅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丙戌論失襄陽趙葵免 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解欲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

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壁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壬午曹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謀報蒙古闊端合番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棄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

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
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呐
不從友聞乃遣第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
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
伏約日敵主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
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
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
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
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
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啣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

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
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
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
血流二十里兩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
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
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
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
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
隘縣砦俱陷沒閬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
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盧合州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

闕端兵離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
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
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
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
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齎殺之軍民
同死者數萬人 封諫日斐爲安南王 十一月壬
寅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口溫不花
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
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
光淮東趙葵援合肥公江陳譁過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斡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
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
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
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
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
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蒲橋以強弩射其
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
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
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
廬帳越三日皆引去 戊寅復成都

嘉慶元年春正月以李塋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二月癸未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

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 李鳴復罷 蒙古諸路官

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

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

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文靖公魏了翁卒 欽察部去

中國二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

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

至克由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

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斡羅思茂怯思城皆降之

夏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

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亦以為

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

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

異論并斥枋姓同性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

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六月癸巳鄒應龍

罷 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

院事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

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劉中揚
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
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
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
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
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射者用小箭射其日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
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

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
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
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常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
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
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取 十一月戊寅朔日
有食之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旣

嘉熙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 二
月以史嵩之叅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
州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蕪黃夔施州 夏四月癸
未喬行簡請以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楮幣

委余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從其請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六月李真卒 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鐵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冬十月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于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姬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嘉熙三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
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
正人如杜範游侶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遂
去時二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
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 以余天錫叅知政
事游侶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三
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
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
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

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
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
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
鋒軍 秋八月戊戌以游侶叅知政事許應龍簽書
樞密院事外畧同簽書院事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
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
海自新井入詐堅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旌旁招之
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
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印簡冒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
尋引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

龍林異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冬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清獻公崔與之卒與之
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香
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
海郡公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帥衆號八十萬南侵
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以三千人中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
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
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珙
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

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
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堦砦得捷于肥東遂復夔
州 以陳垿爲國子監司業垿史彌遠之甥也紹定
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蠱正主德從天
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習
謂曰何爲好名垿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
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
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
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 蒙古以奧都剌合蠻
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

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
回回與都刺合巽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
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
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闔博邪
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嘉熙四年春正月辛未慧見營室 臨安大饑饑者
奪食于路市中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
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
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條具上䟽事宜會謀
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甌材于

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甌材又度其
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
州節制歸峽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
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
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
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
嚴最俾諸州奉行之尋蕪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
堰募農給種首粉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
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
川流寓之士以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

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艾而耕敵至則迭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乙巳召史嵩之還 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揖來揖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秋九月喬行簡罷尋卒 冬閏十二月丙寅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 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裡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敬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邵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三月趙以夫罷 秋七月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暉親朝當罷兵至是暉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事于

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姬樞爲郎中 十一月蒙古
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窩闊台立十有
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
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
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
月疾篤脉絕六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
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
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
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
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
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奧都刺合蠻進酒
權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列門
爲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
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 塔海部汪世
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守彌旬誓與
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
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
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
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 十二月

余天錫卒 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友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春正月游侶罷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以徐榮叟參知政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

趨三州遂攻瀘州子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

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

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

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

命惟謹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燕京行

省郎中姚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

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

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

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五月己酉趙葵罷 六月徐榮叟罷中書舍人李韶言趙葵之心愛

續通鑑卷之四十七

十四

夏

善類不勝于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
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詔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
聽亦罷 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
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定子尋罷範抗言時政無
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秋七月蒙古兵
渡淮入揚滁和州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
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十二月丙寅別之傑罷
淳祐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
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
走揚州上謁趙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

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
指即戎之士爲羸人斥爲噍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
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
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
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
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
餘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
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
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
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戍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

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
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
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
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
因山爲壘棋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
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
之 蒙古中書令文正公耶律楚材以憂卒乃馬真
氏稱制奧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
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
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刺

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
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
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
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
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
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
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
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
贈太師追封廣寧王 播州冉進及第樊俱有文武

材隱居蠻中前後闕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
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
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
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
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日某兄弟辱明公禮遇
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
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
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
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
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

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
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
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
俱罷初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
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
去帝遣使召還大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
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夏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先是以文
德爲侍衛副使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旣而蒙古圍壽

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
河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先是黃濤劉應
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
益衆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日彌忠卒
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
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
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痛哭是果何爲而然人心
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 聞於鄰國也臣
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
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

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縱跡詭秘曩者聞督府以
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
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
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
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牽引彌縫
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秉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
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
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
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
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

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

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十一月帝乃許之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謙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察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尚書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賈主

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
嵩之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
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爲
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
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
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
其所長用之而又於取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
器謂如文臣貼取武臣閣銜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
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
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

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乃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伯正叅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

院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

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棄田者敵一鳴鞭即

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汭無限隔乃

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

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

于漢而三海遂通于一隨其高下爲墮畜泄二百里

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

上之

淳祐五年春正月乙卯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丙戌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工部侍郎徐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瓜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

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景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聞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乏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秋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諱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淳祐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二月戊辰范
鍾罷鍾爲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
協力辭而去 夏六月壬子以陳謙參知政事 秋
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
東忠襄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珙忠君
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
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調士游客老校退卒

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
然無敢滂噍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
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
公 冬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
史章瑛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
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取予祠翰林學士李
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
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
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求
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將史權等耀兵淮南攻

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公 冬十二日庚寅之期領有醫中之音強中符璽
以嘉寶尚藥茲和武靈林島學東韻太咽並世古國
然無如無盡首段限計此焚香期八臥坐昔蕭然連
畫以恩意無射谷立擬重郵裝賦楚詞洪吏回國稟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宋紀四十八

起淳祐丁未盡開慶已未凡十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列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五

淳祐七年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

潛同簽書院事 游侶罷 辛丑以鄭清之為太傅

右丞相兼樞密使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

剡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

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謙知樞密院事湖南

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謙兼潭州 秋七月吳潛

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宋同簽書樞密院事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淳祐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貴由年四十三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鷂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秋七月辛亥以王

伯大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 冬十月別之傑罷

淳祐九年春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五月陳譚罷 秋九月諫臣言姦徒吻士結黨扣關擊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

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
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冬十一月應劭罷 十二月
乙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

淳祐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李魯
伯爲京湖制置使似道兼知揚州魯伯知江陵府
癸未趙葵罷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湏用
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
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
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
大學士判潭州 余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

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辟堽關隘增屯堡
邊境稍息漸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史其進兵
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
鄭鼎無功而還

淳祐十一年春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
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叅知政事 夏六月蒙古主蒙
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
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
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諸王百官
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以他屬將置之何地

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後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冬十一月庚戌鄭清之奉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相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 甲寅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

相 兼樞密使時二樞虛席高之貨遊士上書薦已
宣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
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以徐清
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忽必烈置
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闕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
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
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
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
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爲使俾屯田唐
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

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
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
至惟中握大槓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以西
域僧那摩爲國師那摩西域竿乾國人與兄幹脫赤
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
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
淳祐十三年春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蒙古城沔
州 蒙古主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
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橫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
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幹兀立海

迷失及失烈門毋以厭穰並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夏六月閩浙大水嚴衢婺信台處建劔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名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于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

池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秋八月蒙古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癸丑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庚寅吳潛罷。特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乃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祺爲皇子封永

嘉郡祗帝在位歲久無子群臣屢以爲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禕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 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蒙古城利州蒙古汪德臣旣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甲午召余玠還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

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姓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

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
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
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 蒙古伐西域 秋
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
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
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
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
捕官雖足以庶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故人多懷
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
人莫不悲之 八月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 冬十

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以
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
棧以濟摩荻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
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
酋唃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
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寶祐二年春正月蒙古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
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
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
能爲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

旗請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
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 紫金山蜀之要地
二月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
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復爲蒙古
所據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夏四月乙丑
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侍御
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固利七罪玠死其子
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振
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加賈似道
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庚午以李曾伯爲

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
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
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
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
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
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
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荆蜀
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
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時月里麻恩已死
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

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秋九月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忽必烈善之日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

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張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滴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寶祐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明日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媒污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

桎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言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
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
澄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忽必烈徵
許衡爲京兆提舉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
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
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
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
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書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
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

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
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
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鄉
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
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
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
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
月丙午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
大水 宦者董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華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
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禪天
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
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
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媾宣緣閭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縣累拜
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
人目爲三大大 時天雨土監察御史洪天錫以
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

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然獨貴戚巨闥享富貴
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也
會吳民列劾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
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自置儀鸞司亦牒
常平大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
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司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
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其年動
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逸逋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
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
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史之橫自今始疏六

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秋七月壬戌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叅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黑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降及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王桎罷 乙丑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寶祐四年春二月以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叅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加賈似道叅知政事戢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言陸壑代之其具憚如此 五月禮部策進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

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右丞相董槐自以為
 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實言于帝
 有害利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
 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
 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
 賢不肖混淆則姦人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
 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
 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群
 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
 御史竊弄威福帝弗覺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

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
 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
 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
 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
 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
 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
 八月癸未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
 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送槐至大
 理寺欲以此脅之湏臾出北關棄槐呼而散槐徐步
 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

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
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大學生陳宜中黃鏞林
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
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
妄議國政士論滄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秋七
月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無樞密使蔡抗叅知政
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 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
言境土感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
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
今日以二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

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常額納解欲寬民力
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邢臺人劉秉忠
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
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
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巾值忽必烈
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
秉忠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
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
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

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
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礪同知
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
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
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 十二月帝以御
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吳繫奏言內庫理財
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寶冊泥
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
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寶祐五年春正月丁亥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

淵參知政事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
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
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或讒忽必烈得中土
心蒙古主罷忽必烈開府仍遣阿蘭荅兒行省事于
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
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
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
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
難與較迨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
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

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蒙古董文蔚旣戍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夏五月城荆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古將兀良合台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嬰奔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

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秋八月庚子以張礪叅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蘭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又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也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

物可直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典赤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冬十月丁酉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寶祐六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叅知政事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光祖為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叅議官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難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

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夏四月乙巳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林存同知

樞密院事朱熠簽書院事 秋九月紐璘聞蒙古主

次漢中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

馬湖獲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

立堅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

浮橋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

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

衆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

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陷佐死焉蒙古主入城

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

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

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

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已酉林存罷 以賈似

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將李瓊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

不問 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

璧移司紹慶土壁遂進司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

古少却 蒙古主蒙哥取降雅州至聞之大獲山遣

王仲入招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

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

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

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官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開慶元年春正月丁卯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

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蒙古主蒙哥遣降人晉國

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閤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等守青居山引兵由忠涪趨樂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桂援真蒙古主自鷄爪灘直抵合州城下得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丁巳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呂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夏六月即率艦纜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史天澤分軍爲

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叅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王堅固守合州城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樽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

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啓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漠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剽廟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志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用中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

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諭宋今降進幣割地納質
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
示以大信使知王仁愛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
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
爲之節制若併力一方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
料而幸取者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
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
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大遁時忽
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
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

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
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函計
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
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
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
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
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
嘗之乃帥死士數千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滕
艫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
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

震 以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兵至臨江時
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
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
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
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
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
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
萬兩匹 冬十月辛未丁大全有罪免時蒙古侵軼
日甚大全嘗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
判鎮江府中書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

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
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
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
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
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壬申
以吳潛爲左丞相無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
湖南擾動推源禍根由近年姦臣憊士設爲虛議迷
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
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
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噤啗國事

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其爲
博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聖令炎
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即拜賈似道右丞
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
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
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
舉言于吳潛曰若主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
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二邊之將士瓦解
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
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 蒙古忽

必烈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
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
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
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
都兒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
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頌似道親勞始
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
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
未嘗闕白似道由是術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諸

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來全至潭江西大震吳
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
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
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請似道出
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
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
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以朱熠知樞密
院事 閏月丁丑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壁知潭州
蒙古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二千人
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

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
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荅
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忽括民兵因召群臣議
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
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我心先人舉事腹背受
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今脫里察行尚書省據
燕都撫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
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
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
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八
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无解遣
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
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
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
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
傑闡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口之兵 十二月蒙
古兀良合口攻潭州甚急向士壁帥師極力守禦旣
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
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
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遺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
口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台參預圍匡其歐賊北

彈蒙古少法會必以原書其建亦保其來時了其合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宋紀四十九

起景定庚申盡景定甲子凡五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

景定元年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兵至鄂州張傑闖
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
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
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
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

再造功召入朝 高麗王瞰嘗遣其子僎入覲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二年不遣至是瞰率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僎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館僎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後更名植云 白氣如匹練亘天 夏四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得其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訶塔索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

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覘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已酉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
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襟爲太子潛密奏云
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
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
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
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
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癸丑以賈似道爲少師封
衛國公似道旣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
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
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州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
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
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
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
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旣相
權傾中外始進用羣小變更法制 蒙古自鐵木真
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
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闔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
已後稍仿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旣
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
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

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蒙古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荅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魯魯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處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

里霍者青居乞合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和林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璫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百度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

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震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梟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禱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

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
叅知政事 饒虎臣罷 癸未戴慶煜卒以沈炎同
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翰林學士承旨王鶚金正大
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
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蕃邸召對
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
絳山焚堊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堊祭蒙古
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爲
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
上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
蒙古主皆從之 癸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六月壬
寅立忠王禩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
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叅決庶事退入講堂講
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
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
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
江淮經畧使 蒙古李璫寇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
庭芝擊敗之 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
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旣立
欲來脩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秋七月

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瓊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歎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相曰

北朝使來事體皆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蒙古王文統立十路官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堪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穎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麩貨等禁蒙古西僧八思

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相傳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冬十二月尊爲國師統釋教

景定二年春正月丁丑帝手詔曰虎闥齒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旣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

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謂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朱熠罷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爲四川制置使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蒙古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

月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
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
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以天澤
爲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姚樞自東
平宣撫召還與許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
主王文統患之竇默復以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
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
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
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
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

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
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
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
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
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初賈似道之出督
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摺據其罪適
世雄死達亦廢弃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
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
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
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

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
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
門仰藥死 秋七月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
舉劾以聞當實于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
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爲
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先安置潛于
潮州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以劉
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
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
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

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旣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
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
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姪功啟
戎罷任鑄職壬辰以呂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乙巳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賈似道忌功欲污穢
一時闢臣且怨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嘗侮已諷侍
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
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
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募屬方元善者
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

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
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
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
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弃于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
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沈炎罷
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
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二千人塔察兒分
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
合二路感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

還 十二月甲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
密院事無知臨安府 壬寅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
道募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爲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
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景定二年春正月庚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給緡錢
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 劉整率所部入朝

于蒙古呂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江安軍 蒙古修

孔子廟 二月丁亥度龍榮罷龍榮伉直不肯降志

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詔振卹貧民時馬光祖知

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

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太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庄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意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庚戌以漣海二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爲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璫事覺被殺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李璫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馬光祖罷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璫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蹙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

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六月朝廷聞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庚戌安南王陳日熨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熨爲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

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吳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繫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半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哀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秋八月戊戌蒙古主命史樞阿木各將兵赴濟南李壇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大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感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

人毋自取死也田維城降璦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璦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璦檢校大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璦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爲璦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

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璦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璦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璦之變由太濟寧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宅 九月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啟邊釁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

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
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
西至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甲子
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蒙古
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
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
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
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丁大全旣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
翹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

變廣西經畧朱禔孫聞于朝十一月壬辰詔改竄新
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孫遣將
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景定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樞上言
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官
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
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應民
望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
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聰
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

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丁巳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
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瀕西
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
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斌張希顏上
疏言二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旣未
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於和糴則楮幣
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
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
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方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
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
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
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爲檢閱副
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翰林學
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
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
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
手詔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

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
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
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
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
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
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以何
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書院事
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巫祝致辭蒙
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
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列祖太祖太宗木赤察

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
歲以爲常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
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
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
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
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
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十楮許赴漕試校尉告
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
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
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

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亦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善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功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訾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璣劉子庚鎮江則章垞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申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夏六月詔進劉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

利誘也請遣以王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諸將家屬

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
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
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脩城堙潛畜異志蒙古主疑
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
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
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
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在所無宜更張之
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景定五年春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
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

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
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
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
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庄一
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
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
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
爲無窮之害或內有饒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
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何夢然罷 夏五月辛卯

以楊棟叅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
簽書院事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

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
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
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
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
沮之矣惟其公私無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
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
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旣任事亦當任然禮義不愆
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

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
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上書

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摭據以罪
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
土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三人及其
謀臣不魯花脫里察脫忽思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
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 丙申楊棟

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
免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
遂蒙疑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

翰林承旨王鶚上言劉秉忠又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即日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爲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爲中都 九月乙未建寧府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賈似道

請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幣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丁卯帝有疾詔羣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年六十一 太子祺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

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
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
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奔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
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旣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
致於此惜哉 十一月蒙古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
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
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
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
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
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

超拜平章政事



跋拜平章如傳



